



【纪实文学】

红军

留下的女人们

神奇的红女人 —— 动人的红故事

卜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红军留下的人们

卜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 / 卜谷著.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240-832-6

I. ①红… II. ①卜…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02308号

书 名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
著 者	卜 谷
责任编辑	俞 杰
装帧设计	杨 超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内容提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数十万白军涌来，蹂躏着曾名为中央苏区的这块红土地。

一部分女红军、女干部、孕妇等被留了下来，她们陷入痛苦的深渊。因为参加革命，她们遭受比革命前更悲惨的境遇。熬过屈辱、奸污、酷刑……那曾经的追求，让她们用一生的赤诚，书写人类最悲壮的历史。

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中，记述了14组女人的命运。其中有：少共中央局书记李才莲的妻子9岁做童养媳，用80多个春秋，抒写人类最漫长的爱情等待，至今90多岁还在等待；毛泽东的小姨子贺怡身怀重孕，留在赣州经历三灾六难；陆定一的妻子、女儿流落民间，演绎出悲欢离合半个多世纪的寻找；与瞿秋白一块被捕的两个女人，一个误死，一个冤狱27载；有的眼睛被弄瞎；有的被迫改嫁；有的被逼为“匪”……更多的女人，是经历了特殊事件的普通女人。

这是那场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尽管女人们在同一条战线上战斗，却没有两个人经历过一场完全相同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线上挣扎的女人；曲折离奇，血泊中爬行的女人，苦难的命运绽放出艳丽的苦花。

此书通过14组妇女极富传奇色彩的身世，展示了曾经发生的那场革命延续中至今鲜为人知的一面。

序1 沙砾中绽放的女人花

荒 坪

读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部书稿，不时泪涌眼眶，不能自己。读罢掩卷，心头分外凝重。

“女人是水做的。”“女人的名字叫弱者。”——这是曾经有过的话语。前者的意蕴是多重的，如指女性的清纯、秀美等，但也有柔弱似水的含义；后者即直白女性的脆弱。在性别气质的划分中，历来有男性为阳刚、女性为阴柔之分别，而且往往把阴柔与脆弱划等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还要说的是：相对于男性，女性在生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因其特殊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会有着别样的、甚至是更深重的担当。在常态的生活中是如此，在非常态中更是如此。

本书讲述的正是女性在特殊际遇中怎样担当起坎坷与苦难的故事。

故事大都发端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朱毛”红军下井冈山之后，挥师转战赣南、闽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当年的革命如火如荼，“横断半壁，红透南国”。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却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艰险的长征之路。

红军主力走后，革命队伍中却有许多人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留在这片即将面临血洗的土地。“留下来的人们”中，有不少是女性。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给我们展现了十几位女性在这样的重大生活变异后的命运。她们当中，有的自身就是红军战士，有的是红军的妻子，有的既是战士也是妻子，还有的是尚未成人的孩子。她们中的许多人，本有着如花的青春年华，有着火热的斗争生活，也有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红军主力走了，她们被留了下来，如离群的雁，如风中飘落的叶子，生活一下子产生重大跌宕。她们留下后，面临着极其艰险、极其困难、甚至是极其无奈的处境：这里有生存的困境，在卷

土重来的反动武装（如还乡团、铲共团、挨户团、搜山队）的“斩草除根，诛家灭族”和“屋换石头、人要换种”的疯狂叫嚣和残酷杀戮中，她们要活着，甚至还要继续开展斗争，就要历尽常人难以体验的艰辛：或四处转战，或颠沛流离，或隐居深山，或藏身民间，或剃度为尼，更有的在斗争中英勇献身。这里有性与婚姻的尴尬：有的夫妻分离，长期杳无音信，当发现丈夫竟然活着时，自己已为他人妻，于是只能遗恨终生；有的被恶霸多次变卖，沦为性商品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有的在困境中将就的结合，给未来的生活带来无法言说的苦涩；有的终其一生在等待，坚信丈夫会回来，而其实她所等待的丈夫数十年前就已经牺牲。这里有复杂斗争中产生的误会，有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而终生不悔的典型。这里有骨肉之间的悲欢离合，有离散数十年后再次团聚的“悲苦的喜事”，也有依然在幻想着童年的年迈的孤女……

由水做的女人、被称为弱者的女人，就这样被推到最粗砺的生活中接受磨难。柔弱与粗砺、女人与苦难相互照明，那苦难就更加彰显，那柔弱的便也呈现出了韧性来。柔能胜刚，在苦难面前，女性往往表现出比男性更大的耐受力。就像荒野中的草，能经受连大树也要折服的疾风。是的，她们是生长在干涸贫瘠的沙砾中的草，生境恶劣，孤独无依，没有粗壮的根系、躯体和枝柯，靠什么抵挡袭来的狂暴？恰恰靠的是柔韧。而要做到这一切，却又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和代价呀。这些女人的力量能从哪里来——是因为信念？是因为爱与痴情？抑或因为女人的天性使然？——我依然不得其解。我们为这些女人的命运扼腕叹息，更为她们在苦难面前透出的精神与性情——无论是因为信念、还是爱与痴情或天性使然——而经受心灵的震撼。

沙砾中的草，却能开出清丽的花儿。苦难中的女人们，以她们的坚韧、执著、奉献，以她们面对坎坷、磨难和无奈时的从容、无悔和淡然，而释放出女性内在的心灵之美。她们当中有：马前托孤，身陷囹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斗争不止的李美群；不意入庵为尼，坚信红军会来接她归队，临终也未能如愿但仍口占一偈“生是红军，死也红军，来日转世，法号红军”的“红军尼”弘菁；在太长的等待中，因顾虑太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如何评价而不敢在解放后与组织联系而抑郁而死，死时还把保存多年的一枚苏维埃红印放在身旁的“女红匪”廖秀姑；革命70多年，到死却还是个临时工，又因有一位被拉壮丁当过国民党大兵的丈夫而累遭责难却无怨无悔的彭国涛；苦等五十多年丈夫未归，为延续家门的灶火，含辛茹苦将两个残疾人收养为儿子儿媳以传宗接代的池煜华……她们的人格和品性无不让人动容，她们是一朵朵在苦难的沙砾中绽放的女人花。

赣南是一块历史积淀分外厚重的红土地，作家卜谷长期扎根于此，在深厚的红壤中采掘不止，并不时向世人奉献出他的成果来。前些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



《少共国际师》，在反映严峻的战斗生活同时，更多的是表现少共战士的童真、童趣与童智。而在这部沉甸甸的书中，让人感受的却是深沉与凝重。朴实的文笔，具有区域特色的原生态的历史与生活的写实，让深藏于赣南群山皱折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于世，并见证苦难的凝重和承受苦难的女人们的生命力之顽强和品性之美丽，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还值得一提的是，卜谷的腿脚不太利索，直说了是有点跛，可他惦记着这些快要被人遗忘了的人和事，或被这些人和事所感动，也想让它们感动别人，于是跛着不太利索的腿脚，踉踉奔走于赣南群山的皱折中，当然还穿州过府，去了外省和京城，历时十几年，去采撷这些故事的素材。他不满足于道听途说，非要见到主人公，主人公不在了的，也要找到见证人，务求真实，力索细微。其情其行，亦让人感动。

感谢卜谷，将那些被遗忘的让我们记住。

本书的作者嘱我为本书写序。我在感动之际，写下一点读后感，可为“序”乎？

2006年1月8日于赣州

（荒坪——陆定一的外孙，现为江西理工大学教授、文法学院院长）

序2 一段耐人追寻的历史

胡国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是发生在赣南最重大的现代历史事件。在这场长达六年的战斗中，十多万赣南儿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场革命的延续，改变了这块红土地的命运，也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这块红土地，生长着我们共和国的根，也生长着我们党的根。八十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仍然耐人追寻。

追寻这段历史，贵在求真，因为真实是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赣南本土作家卜谷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倾耗三十多年最宝贵的青春，不断追寻、挖掘、开拓，立意创作“红土记忆系列丛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纪实作品《红军留下的女人们》是其中之一。这部26万多字的作品，经过了作者十几年的采访、整理、思考和创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书中集纳了十数个女红军或与红军有关的女性的不同形象和故事，其中有女部长、女“苏干”、女山歌手、红军的女婴甚至女“叛徒”、女“匪徒”等等。作者试图从当年中央苏维埃共和国各阶层女性的角度来折射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视角独特，文笔流畅，富有艺术感染力。作品中真实再现有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有的令人扼腕叹息，有的使人振聋发聩。这场革命凝聚了太多的追求、拼搏、奋斗，拥塞了堆积如山的曲折和牺牲。书中正面的人物自身几乎都没有赢得什么，而且大部分却付出了生命。但也不能说她们输了，她们毕竟用短暂的生命点燃了信念之火……这是不能用物质和金钱来量度的。

此前，卜谷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长篇影视小说《曾山与苏维埃》，现在，他手上仍有几部书稿正在撰写、修改之中。其在红土地文艺领域长期默默耕耘的精神值得钦敬和鼓励。也正因为这一点，当他请我为这本书

作序时，我欣然应允。事实上，在赣南，像卜谷这样醉心红土地文艺研究与创作并已有所建树的同志还有不少，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各门类、各艺术表现形式的研究创作人员的群体和梯队。为此，我们在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了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以更加集中、有效地把发生在红土地上的这段红色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认真研究、创作、弘扬，力求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真实、全面地再现那段历史，从中挖掘出真正可供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借鉴、学习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已经起步，“处女地”上已经锻铸出越来越多耕耘红土地的犁铧。犁铧过处，历史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每一个读者都从中得到感染、启迪和激励。

2004年5月

（胡国铤——原赣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序1 沙砾中绽放的女人花·····	荒 坪/1
序2 一段耐人追寻的历史·····	胡国铤/4

【壹】 一诺百年的爱情守望/1

9岁的池煜华嫁给6岁的李才莲 圆房三天，李才莲去兴国县城参加红军暴动，她的守望就开始了 守望也就是守诺。池煜华对丈夫发过誓，会天天站在这里等候他回来。一言九鼎，这就是他们的婚誓，是他们在战争年代的生死契约！为了这一句话，池煜华心甘情愿地苦苦守望一辈子 80多个春秋过去，她家1.1尺高1.5寸厚的大门槛踏出一个大凹，差一寸就要穿帮了，93岁的池煜华望穿秋水，至今还在守望。

【贰】 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22

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焦急地问毛泽东：“走的名单里有我吗？” 福建上杭水口镇，枪刺相逼，瞿秋白、周月林、张亮三人水淋淋地从鱼圪里爬起来 长汀卧龙山，瞿秋白盘膝而坐：“此地甚好！” 国际友人马海德为项英和两个孩子拍下了父子团聚照。数十年后，周恩来、邓颖超又将自己珍藏的这张照片转送给项英的女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月林得以平反，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

【叁】 漂泊半世纪的两个红军孤女/43

小村里多了两个小女孩，3岁的野萍与女扮男装的邱兰。 邱兰16岁那年，身上突然流血，她以为受伤，脸吓得像石灰一样白。养父母帮她检查，“咣当——”她掖着的那把刀掉下来，邱兰女扮男装的秘密被发现了。 半个世纪后，野萍找到了亲生父亲——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 邱兰寻找父母的心更急，连陆定一老人也帮她寻找过，如今，她年届80，当了奶奶、外婆，人啊，不管年纪多大，失去父母，在这世界上就是孤儿。她寻找了一生世，这一生世都会找下去。

【肆】 死而复生的元帅前妻/63

病榻上的蔡畅，与“亡故”数十年的老战友赖月明话旧。 陈毅的信写得很长，很感人，赖月明看了流泪，有一种自豪感：瞧呵，我嫁了个肚里有货的。

听说赖月明投井自尽，陈毅眼含泪水，说：“再设法找一找，我是生要见她人，死要见她的尸。” 星稀月明，朗照窗棂，陈毅怅然提笔，写下生平第一首凄清的诗——七绝《兴城旅舍》“……破纸窗前透月明……”

【伍】 贺怡历经三灾六难/88

毛泽覃最痛苦、孤独时，贺怡似一朵出水芙蓉出现在他身边。 贺怡幽然地说：“小老兄，婚姻，我比你苦啊！” 瑞金红林，毛泽覃胸部中弹，敌人从他口袋翻出有毛泽东签名的照片，如获至宝。 冷碧赣水，贺怡大腹便便，躲过敌人盘查，顺水漂泊。 广东韶关，敌人围了上来，贺怡吞金自尽。 延安，中央医院，贺怡躺在手术台上，毛泽东含泪在手术单上签名。 赣州湖边，一座孤坟，寂然躺着毛泽东、毛泽覃的丈人贺煥文。

【陆】 首席红军女歌手/115

山歌，是她生命中的火焰。 万人赛歌会上，陈毅称她“山歌大王”。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唱起歌来像画眉子叫，难怪大家喊你山歌大王”。 一个打矮炉子的铁匠，听歌入痴入迷，挑着矮炉子，尾追山歌队走村串乡，70年前的追星族追出了爱情，追出了故事，追成了歌星，把歌星追成了妻子。

【柒】 被卖5次的女“中执”委员/135

毛泽东拿过一支毛笔，一笔一划教她写字。 黄长娇自小爱吃辣椒，张开喉咙任辣椒水往肚子里去，一大壶辣椒水只灌了个半饱，味道不坏。 被捕四五次，被卖四五次，仍坚持寻找组织。 毕业于中央党校，圆了“红色小知”梦，当了县长的她仍与大她20多岁的农民丈夫长相厮守。 革命者，就是能够经受委屈，人生在世，吃苦头不是坏事，吃亏或许是好事。

【捌】 重然诺轻生死的“红军尼”/149

皮肤白嫩，面若桃花，红军派她往青樟寺学医药，回来后就可以当医官。 数年过去，到了婚嫁年月，团长没有来接她，红军长征杳无音讯。 她在庙里救死扶伤，有佛事，她也凑个数，当地香客唤其“红军法师”。

【玖】 40多年的“红军隐身人”/154

两个“二苏大”代表结为夫妻。 分别留下打游击，转战深山，杳无音信。 老肖一见这女人眼就直了，华可英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用米饭养几天就会滋润得鲜花样。 夫妻间的战争，是人世间最漫长的战争。

【壹拾】 寻亲寻情 亲伤情殇/162

一个寻亲故事，瞎女并非天生瞎，是被人弄瞎了眼睛。这瞎，与黄军长有关。黄军长要带走瞎妹，她执意要老瞎子同行。老瞎子不仅是她的丈夫，实际上也是她的父亲和老师，瞎子不说瞎话。

【壹拾壹】 巾帼英雄 马前托孤/169

蔡畅搬到李美群家住了二三个月，夜夜与她同床作彻夜谈。为了扩红，她先后把两个丈夫送上了前线。马蹄声声，李美群的心早已飞走，连嗷嗷待哺的亲生女儿也拴不住她。以货易货，油烧米果换子弹，久而久之，厨房就变成了兵工厂。李美群领导近百人的游击队，在宁都北部山区与国民党第94师战斗两个多月。狱中，法官被她的美貌也被她的坚毅惊呆了……

【壹拾贰】 痴情的将军/183

十几年戎马岁月，顾将军荣归故里，妻子肖久久已被迫改嫁。肖久久与顾将军的见面被她后夫屡屡阻拦。老夫妻的团圆变成了偷偷幽会，二人抱头痛哭。突然，一支鸟铳顶住顾将军，顾将军与肖久久有苏维埃政府的结婚证，后夫有现政府结婚证，二人各不相让，据理力争。按客家规矩：结发夫与后夫，任由肖久久二夫选一……

【壹拾叁】 美丽如狐的女“红匪”/190

廖将军用弹弓误伤了姐姐的婚事。角石寨的红军伤员死去两人，剩下三女一男的游击队。为救战友，女区长下山劫医。区委书记得以生还，他与女区长结为夫妻，还办了结婚证。人们传说她美丽如狐，杀人如麻，其实数十年间她只杀过一个“叛徒”。

【壹拾肆】 46个烈属老人的孝女/201

著名烈士之女，躲避追杀成为深山野人。一个白军大兵娶她为妻，却弄丢了自己的饭碗。革命胜利，刘师长劝她离婚：“烈士子弟与一个当过白军的人搅在一起，会冲淡颜色呢！”申请入党52年，从“入团”到入党，这一步，竟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永远的考验，考验终生。山荒夜寂，风雨飘摇，她成了46个烈属老人的孝女。

【壹】 一诺百年的爱情守望

一、解密中共党史，牵出一诺百年的旷世奇缘

经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前外长黄华二人批准。1984年4—6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线行进采访，并获准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了一遍红军长征路，曾旋风式地采访了杨尚昆、胡耀邦、聂荣臻、张爱萍、康克清、陈丕显、伍修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及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以及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

1985年10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此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叙述：“1935年2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委机关和红24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2月下旬，红军分9路突围。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唯有李才莲下落不明，曾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李才莲是哪里人，到底去哪里了？寻找李才莲，数十年间断断续续地进行。

1995年，江西兴国县爆出了个大冷门：李才莲是茶园乡教富村人。其妻子池煜华还健在。

史学界及新闻界的同志喜出望外，如同发现一座金矿，刻不容缓地向教富村

涌去。先后有中央及地方二十多家新闻单位前往采访。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一、二、四频道多次播出有关池煜华的专题，许多省电视台、报刊相继作出报道。

面对池煜华，那些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深深地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二、童养媳嫁了革命郎，跟随郎君闹革命

终年不绝的李溪水由秦娥山的怀抱里潺潺而出，与教富村河背村小组擦肩而过，无声无息流淌了一万年。

有一天，清澈如镜的李溪水面上悄然出现了一个陌生女孩的身影。那是1920年，9虚岁的池煜华嫁过来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

池煜华祖上三代都是租田耕作，苦到骨头的佃农。那一年，为寻点儿活钱，父亲去福建挑盐卖。缩手就是饿，伸手就是祸。不意，她父亲老实巴交被诱吸上了鸦片烟，不但没有把盐挑回来，而且连挑盐的扁担、箩筐都吸掉了。一个多月后，贫病交加，父亲爬着回到家，捡回了一条命。家徒四壁，没有东西可卖，要卖只有卖人。为了生存，父亲打主意卖女儿还债。

听到风声，倔犟的小煜华赶紧逃避。逃避到哪里去？她在深山里转悠了半天，想到了茶园乡有个姑姑，便到姑姑家“躲卖”。贫穷的姑姑也无力养活小煜华，牵线把小煜华嫁给了村子里的富户李才莲家做童养媳。小煜华家少了一张吃饭的口，李才莲家则多了一双干活的手。这对双方是一件不坏也不好的婚姻。

出了穷窝又入苦穴。放牛、割草、砍柴，属猪的小煜华做了牛用。6岁与9岁的婚嫁仅仅是名义上的婚嫁，除了永远干不完的活，不堪重负的小煜华有时也兼带照看老公——那个比她小三岁的李才莲。

小小的李才莲多了一个保护者，小小的池煜华却多了一个施虐者，就是李才莲的后母。都说家婆与媳妇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那么，媳妇与后母家婆也许就是天敌。在后母家婆的眼里，池煜华这个小天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使唤奴。

种菜、洗衣、做饭、作田……劳累了很久会做事的小煜华，就空闲出来不会做事的李才莲，空闲出来的李才莲进了李溪上游的李溪村小读书。

学校是播种知识的地方，也往往是播种革命的地方。三民主义的道理无声无息地浸入李才莲心田，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开始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活动。

那年14岁，即将小学毕业的李才莲中断了学业，却并没有中断革命活动。有时，李才莲打个招呼就不见了，无影无踪要几天后才回来。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池煜华经常做一个半人甚至于做两个人的活计。做得多则食得多，有时她实在饿得忍不住，就会乘李才莲在树荫下偷懒或看书时偷食一点儿李才莲那份饭。

红军来了，早已参加革命的李才莲完全卷入了革命风暴之中，他毅然舍弃了自己家里的那头水牛，一下子成了职业革命者。

李才莲虽然6岁就与池煜华结婚，却仍是由祖母带着睡觉，一直与祖母睡到15岁。15岁那年李才莲与池煜华圆房。那是1929年春节前夕，年三十晚上睡觉前，李才莲在祖母指点下，才把枕头从祖母的床上放到池煜华的床上，两人就算圆房了。

革命风暴席卷赣南，圆房第三天，也就是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告别了蜜月中的妻子，去参加县城的暴动，从此踏上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

县城里面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大家一窝蜂地参加革命，一夜之间，人们才得知15岁的李才莲是少共兴国县委书记。李家一下出了几个革命人。李文兰是李才莲的胞叔，担任了区苏维埃主席；李才万担任了区少先队长，后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某部三营任政委；池煜华也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部部长。

大家都去闹革命嘴巴吃什么。田里有那么多活计要做，池煜华怎么走得脱身呢！

“家里面老老小小有这么多人要吃饭，管得你革命不革命，田地里的功夫，家里的事情你就要去做。”李才莲的父亲和后母如此要求池煜华。

“我就是要革命。”池煜华虽然还不理解实际意义上的革命，却本能地要革命。一切都是从丈夫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为了一个干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也应该干革命；为了一个干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不能脱产干革命。所以，池煜华当的是不脱产干部。她干革命的主要工作是叫大家打草鞋，叫大家交公粮，叫大家当红军，干革命，她是在帮丈夫；做家务，她也是在帮丈夫。帮丈夫，是一个做妻子天经地义的责任。她日日最悬挂的是丈夫，所以日日保佑的也是丈夫，丈夫——李才莲在外怎么样了？

李家几个在外的人常有书信捎回来。

大哥李才万来信说在福建打仗的事，在福建患病的事……

丈夫李才莲也时常有信捎回来。询问家乡的生活，家乡的收成，交代池煜华要搞好家业，善待弟妹，千万不要打弟妹，让弟妹记恨一辈子……

不过，这些书信常常到不了池煜华的手里。因为她在家里地位卑微，因为书信不是写给她收的，因为她不识字。书信认得她，她却认不得书信。虽然书信近在咫尺，书信上的内容却还要很久很久才能传到她耳朵里，有的是几天、十几天，有的是一二个月，半年，有的她永远都不得而知。无论下河洗衣服，在家做家务，下田劳动，她的耳朵都高度注意搜索李才莲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有几次李才莲从千里之外转战到兴国县，来信约池煜华赶快去兴国县城相聚，待池煜华得

知约会后，约会的时间早已过去。每逢此时，池煜华就一个人站在一尺多高的大门坎上向小溪对面张望，那是一条从家里伸向外面世界的小路，也是一条从外面的世界转回家里的小路。望着这条小路，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淌，不知不觉地爬满了她整个脸庞。

对于一个只圆过两天房的少妇来说，日夜牵挂，苦思冥想，只能在梦中与丈夫相约相聚画饼充饥，现实中的约会为何却来得这样迟缓又去得那么匆忙呢？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又多么残酷的约会呀！

池煜华心目中的李才莲，就像天上的月亮，可望不可及。在红军长征前的五次反“围剿”中，李才莲只回来了两次。这寥若晨星的两次探家，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里，刻在她的心目中，几十年后仍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是一个冬季的黄昏，凛冽的北风冷得刺骨。

池煜华抱了一捆柴草准备进厨房烧饭。走过大门槛时，她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小溪对面。哦，那条无边无际的小路尽头果然出现了一个黑点。立刻，她陷入重复过千百次的有望与无望，那么痴痴地望着，痴痴地等待。柴草烧出了灶外。

“打短命的，还不赶快烧火做饭。等一下大家归来没饭吃，皮都会给你剥掉！”

后母一声断喝，池煜华立即回到灶台，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竖起耳朵倾听，细细分辨远处小路上遥远的脚步。

她就像盲人一样，听觉特别敏捷，聋子的眼睛特别明辨。池煜华是个不识字的“睁眼瞎”，于是，她不但眼力特别好，听力也特别好，即使是在灶台上她也能听到小路上传来的遥远的脚步声，分辨出脚步声是不是李才莲。

“才莲回来了，是才莲回来了！”池煜华欣喜地从厨房里冲出来，不顾一切地向小溪那边奔走。可是，才莲的脚步为什么变得那么缓慢，变得缺少生力，像是被寒冷冻坏了，像是大病了一场？

急切地迎出去，缓缓地接回来。

果然是她日思夜盼的李才莲回来了。不过，回来的李才莲并不是人们传说的那样英俊、潇洒，骑着高头大马，那样神气十足。风尘仆仆的李才莲脸色铁青，双眼无神，四肢无力，整个人弓着腰，驼着背，缩着身子，似一棵在北风中瑟瑟缩缩的枯草。

池煜华远远扑上来，一把将李才莲紧紧搂抱在怀里。许久许久，李才莲冰凉的脸才有了几分红晕，冰冷的心才暖和过来。相视无语，泪水夺眶而出，在一张灰黑脸上冲刷出两道白白的泪痕。这个李才莲与过去的李才莲判若两人。

池煜华不可能知道，李才莲的归来牵涉到一个案子。已经担任中共上犹中心

县委领导人的李才莲是被“开除”回原籍的……

怀着将生命献给革命的抱负出山，到倦归山野，身心疲惫的李才莲倒在与池煜华圆房的那间黑暗的小房里，闻着浓浓的潮气霉味，整整三天没有出屋。三天后出屋的李才莲显得木讷、迟钝，像伤了元气的老人。

失去了“她有一个在外面当官的丈夫”的虚名，却得到了一个日思夜想的真实的丈夫。池煜华不懂得也不计较外边世界才有的那些荣辱得失，她扮演着一个大姐一个母亲的角色日日抚慰着自己的丈夫，她像一个新娘夜夜享受着自己的新郎。

有一天，李才莲与池煜华上山捉石蛙，看到了一场奇特的战斗。两人沿着蛙鼓阵阵的小溪溯流而上，在一只深潭旁见到十几只近斤重的大石蛙依水而歌。他们正要悄悄绕过去捕捉，只见“嗖”的一声，一条眼镜王蛇凌空而降，将一只石蛙咬住。“哇哇，哇哇——”那只石蛙凄惨地叫喊起来。蛙群一阵躁动，一只石蛙猛然跃起扑上去抱住眼镜蛇，又一只石蛙扑上去抱住眼睛蛇，又一只石蛙扑上去……受惊的眼镜蛇用力扭动身子，蛇蛙一块滚落水中，沉沉浮浮，激起轩然大波。许久，奄奄一息的眼镜蛇浮出水面，在岸上歇息许久才慢慢地爬走。受伤的石蛙则钻进石隙养伤。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自然界的生命大搏斗，两人都惊呆了。

生命是个人的，生命的潮涨、潮落却不是个人所能把握。人世间的冷暖，山野里的生气都可化作徐徐春风与生命的气息接续。

十几天后，李才莲又挺起了胸膛，二十天后，一米七〇的李才莲又高昂着头颅出山了。一个“老革命”作为一个新革命者，他又重新参加了革命。

重病的痊愈，生命力的恢复为什么会这么快？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但起码有以下几个原因：是池煜华纯真质朴的情爱唤回了李才莲的生活热情；是山昏鬼的逼仄逼出了李才莲的革命意志；是庸碌的目光和俗气的讥讽激发了李才莲的拼搏精神；是蛇蛙的搏斗呼唤着李才莲自身对伤害的愈合能力；更要紧的还是李才莲自身对伤害的愈合能力。

复出的李才莲更老练，更聪明，更成熟了。

男人的征战就是女人的煎熬。池煜华面临的又是一轮漫长的等待，而每一轮新的等待又伴随着新的冀盼。行前，池煜华红晕着脸，对李才莲发出了曾千百次萦回心底的疑问。

“你在外面给那么多人写信，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写信给你，你又不认得字，两公婆的事还要请别人念，几多不好意思呀！”李才莲说：“你要学习识字，要学习文化。”

他用柴火梗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李才莲、池煜华”几个字。